

薛文清公全書

年

三
卷
目

十一

薛文清公年譜序

文清薛敬軒先生爲有明一代儒者最余嘗誦其讀
書二錄以爲當在真西山許魯齋二先生之間何王
諸人未足儼也及得令河津復詳求其著述誌傳始
末蓋僅僅間有存者最後先生十一世孫天學薛崑
玉持手鈔年譜一帙相示亟校讐而付諸梓夫儒者
之與名世之疑爲兩途也久矣漢唐迄宋千五百年
而天下未嘗一日覩儒者之效明興濂洛閩之學
大著於世士之有志於聖人之道者莫不皇皇焉篤
嗜而深求之然吳胡諸子醇謹步趨具體而微於名

世當讓未遑也惟先生與陳白沙王伯安後先奮興
爲學者宗仰殆如威鳳祥麟一出而天下爭觀其光
儀者先生之震聾發聵使學者駭然蹶然愧汗傍徨
爲功之奇且捷似不及二子而功名亦較伯安遠甚
然二子之學當時已不免有異議事久論定學之者
且幾於認賊作子與朱四子爲勍敵矣雖郵傳之過
要亦二子有以故之也先生乃獨以極深研幾之學
馴造於充實光輝之域周情孔思日光玉潔憐以
正學復性喫緊爲人誠所謂布帛菽粟所不可一日
闕於天下者譬之醫馬二子之學其代病之劑也先

生則且攻且補而斟酌於標本緩急之間者也長於
攻者病去而元氣以傷攻補相需從容涵育日計不
足而月計有餘故雖渙然以解而病者不知以是較
之其所得爲孰多哉然人羣利於伐病之速而不慮
元氣之傷此先生感人之功所以似不及二子也揚
文貞李文達數公雖號爲知先生然不過管窺之智
畧見一斑核而論之豈足以知先生而盡先生之全
體大用哉明之鉅儒既無有過先生而當事無一能
深知之者而先生亦遂無以盡其用此有明之治所
以迄三百年仍於苟且而三代名世之業之終不可

復見也吁可慨夫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暮春之初

閩中後學聶倣謹撰



薛文清公年譜序

我朝理學之士後先相望獨先生生於革命之初崛起草昧翊二祖右文之治為一代儒宗按狀先生生而五臟皆露五六歲屹如成人十五升講席精思力踐洞曉天人之奧徐魏諸公皆元耆儒自以為不及也自少隨父任及官中外歸休河汾無時無地非學立朝辭受取與一漸於義正氣凜然賁育莫能奪死生之際履險如夷非盡性至命不至是矣先生之學以無極太極為宗以居敬窮理為訓深於易象究心河圖凡天地人物之原游魂精氣之變野馬遊絲

日光烏背盡悟其盈虛消息之妙引伸觸類性命躍
如立論皆前人所未發又言近旨遠切中人情其於
詞賦如化工肖物初不經意妙得天人之致其天性
也從祀之議久而不決皆疑著述之少然先生之文
如河源從天上來千波萬派瀕洞無涯人第莫窺其
際爾先生學術粹然一出於正則景星卿雲太和元
氣之氣象也剛毅之操確乎不拔則隆冬嚴寒之候
風霜襲人於肌骨也然凡先生所為不忍殺一不辜
行一不義至死不變止見道理當合如是初非作意
為之觀其絕食直沽臨刑西市况味蕭然若未嘗知

有流離患難焉者茫茫天宇倦鳥安巢直至蓋棺事
定究竟歸於無入而不自得所謂七十六年無一事
信乎其無一事也先生之妙吾無得而稱已先生遊
洞庭瀟湘間最久吾里為過化之區有先生之手跡
焉今其餘風遺韻猶在余生也晚未嘗學問何敢為
先生序序所以嚮往先生者耳

賜進士第武陵後學楊鶴頊首謹序

昔太清康熙歲次癸巳季春吉旦

昔賓薛仍男

候選經歷

美玉

刊

邑

庠

生

崑

王

孫歲貢生

乃采
乃文

跋言

先生年譜成於門人張鼎歷歲久遠梨棗剝落無存
八代孫薛士弘字仁寰時任真寧縣出舊刊一部示
瀟汝揚諱朝薦時任咸寧縣暨余余時任長安縣汝
揚屬余更訂重梓余苦簿領無暇余兒子嗣昌取先
生全書遍閱之考其年月間有不合與遺事錯見於
集中者為之次第其甲乙正其訛謬又時採先生詩
文補入之行事有原本脫漏者參考以實之譬諸飾
渾沌以蛾眉火加潤色云爾

萬曆丁未夏五月武陵後學楊鶴識

薛文清公年譜

武陵後學揚 鶴彙編

先生諱瑄字德溫姓薛氏別號敬軒世居山西河津
縣南薛里其先出自奚仲至隋唐間最顯如河東三
鳳是也族大而繁祖仁生直直生常常生仲義通經
術以元末不仕教授鄉里仲義生貞是為先生父教
諭公洪武甲子舉人歷官教諭四十年後先生貴祖
仲義及公皆贈通議大夫大理卿祖母齊及齊母皆
淑人云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八月初七日子時先生

生於北平之元氏 按教諭公以乙丑除真定元氏
教諭既之官迎父仲義母齊氏俱至任娶司訓齊魯
道女生先生先一夕憂哉冠紫衣人來謁已而誕先
生於學舍肌膚瑩於水晶五臟洞露日光如漆家人
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啼聲力止曰體清而聲洪必異
人也因覽初度以卜喜曰此兒將大吾門矣

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六歲在元氏

二十八年乙亥先生七歲侍教諭公官滎陽 教諭
公官原任元氏九年赴闕 帝擇儒臣備顧問者二
十人公與焉 上御奉天門命諸儒講論五經同異

公進說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勤克儉聽廷臣以為能三
閏月罷除滎陽教諭先生隨侍祖教以小學四書日
千百言卽成誦不為兒戲端坐如成人姊妹莫敢過
其前性善詩人以為天授云

建文帝洪武三十二年己卯先生十一歲在滎陽居
五年朝例罷北方學校改除教諭公官馬湖平夷長
官司吏目

三十三年庚辰先生十二歲侍教諭公官馬湖馬湖
上官子弟喜先生幼能文爭負至其家請為作詩詞
教讀書晚奉小豚送之以為常常著平雲南賦上宋

年譜
國公公大奇其才教諭公以是無虞於夷獠

三十四年辛巳先生十三歲在馬湖

三十五年壬午先生十四歲在馬湖是年五經四書

皆通大義

成祖末樂元年癸未先生十五歲在馬湖帝下詔

諸改官者悉從舊教諭公復官榮陽

二年甲申先生十六歲侍教諭公如榮陽按先生

有憶昔行云一憶昔年纔十二三老親携我遊西南

西南道路蜀山裏累月不盡經巉岩當時正值春光

麗紅紫千林競妖媚綠蘿覆暹搖溪烟清風掠面送

花氣羈懷未解怯險艱青泥坂滑石磴盤路夾陰崖
白日暮梯凌危棧蒼空寒寒空石壁插江脚斷痕疑
是鬼斧鑿倒懸古木星斗迷亂灑流泉風雨作憑空
一望山疊重烟溪霧谷相鬱滃積陰絕險足妖怪深
叢大野多蛇龍復有劍閣橫天絕時清閔險成虛設
閔南石龕夜宿時子規啼落龕前月成都開豁自一
川盛夏又泛岷江舡蠻中忽忽幾寒暑新正乃有中
州旋骨肉相隨千萬里回首舊遊如夢裏三十年來
白髮生坐想雙親淚如水觀此則先生當以庚辰春
度馬湖是年春反旆中州也冬抵滎陽任教諭公

門下士咸尊先生為師 母齊淑人卒先生朝夕哭
奠成禮 按先生作行畧云妣生男二某及瑋妣卒
時某始十六歲示弟瑋詩曰先母亡時汝四春獨未
言載於何地以汾陰阡表考之教諭公結茅以居或
至食不繼累日齊母能安貧淡以助廉焉未樂紀元
詔改官者悉如舊明年冬復任滎陽先生年十六
矣不聞扶襯如滎則卒於滎陽可知也妣卒後陳宗
問贈先生詩有曰十五能文實可奇先生書詩後亦
曰余年方十五何耶今依行畧附甲申之冬其是與
否不敢臆斷云

三年乙酉先生十七歲在滎陽始厭科舉之學慨然
以求道為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微有不
合竟夜反側不成寐斯人陳宗問叅政河南行部至
滎舟中偶觸云綠水無憂風揚面因不得對句語教
諭公公語先生先生不思即曰青山不老雪白頭亟
請見不往宗問異之因訪於學舍索詩藁觀焉謂曰
子所作才泓氣昌當為大儒非吾儕備員苟祿者比
也欲以奇童薦諸朝先生固辭乃止因贈詩 有知
汝晚來成大器願修德業贊熙雍之句

六年戊子先生二十歲在滎陽 按先生詩將歸山

西留贈陳廣文三十韻內有云未窮詩酒興俄動蓼
莪哀在舟逾三載栖遲愧寸才聊為萍水別近疑故
山回又云昊天恩罔極風木意難裁未遂林鳥報頰
驚隴雁催又次廣文韻留別二律有榮鳴南望萬山
攢偶此成家計未安之句乃在榮作也庚子冬贈王
汝霖序云余歸故鄉得公之政之詳別去數歲今年
冬復河南之駟陵留別詩有曰憶昔少年登公堂公
堂開宴羅笙簧中間契濶十年餘千里閨山恨索居
乃知庚子前十餘年先生曾還里與榮陽留別詩適
合意有旋家葬母之行也丙午春先生葬教諭公前

三日啟齊母柩至日稍豈始遷自滎陽千里外耶又胡不聞權厝何地返葬何時耶今姑錄此以志疑焉七年己丑先生二十一歲侍教諭公官王田教諭公滎陽任滿徙王田王田多賢豪長者濟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東萊魏希文永嘉徐蘊夫安陽范仲仁海昌李大亨諸公皆年德老成先生禮延之家講論經書子史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談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特異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避師席結為友與習宋諸儒性理諸書久之先生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草專精性命至忘寢食

十六年戊戌先生三十歲在王田

十七年己亥先生三十一歲侍教諭公官鄆陵教諭
公在王田九年徙鄆陵 朝例學博乏科者充戎公
固欲先生應科目先生即任中補弟子員司訓王惟
善著鄆陵志成先生為作序 接阡表云永樂十七
年先君徙鄆陵丁大父憂去官繼丁大母憂家居五
年起復河內教諭今由河內時逆推之當以是年去
官叅考贈王汝霖序似又宜在庚子歲
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二歲秋八月舉河南鄉試第
一冬歸鄆陵將隨計有贈王汝霖大尹序及留別詩

十九年辛丑先生三十三歲。春三月登會鶴齡榜
進士。夏五月還家省侍有詩云衛水南旋雲漠漠
晉山西上馬駢駢若親恩比滄溟大忠孝深期願莫
違又舟中雜興十八首。其六云細草微茫間渚沙
烟林香靄暗漁家舟行不辨東西處但倚危檣看月
花。其八云天高雲影層層出野曠河流曲曲長百
丈牽風晴裊裊櫓聲搖月夜茫茫。其十三云水畔
人家舟作屋飄飄身世長兒孫幾回睡足蘆花月又
引帆檣過別村。時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
中訓諸子先生固辭却之。

二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五歲在里有故鎮行詩中
有云親朋導我村北行叢祠戶牖塗丹青還復崎嶇
歷西澗褰衣競涉波凌亂高柳啾啾棲暮禽平蕪渺
渺語飛燕

二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六歲侍教諭公官河內
教諭公起復為河內教諭先生為臨川楊萬英作務
本堂序八月 仁宗御極教諭公朝京師先生從
行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春三月朔父
教諭公卒 公朝歸道病先生親嘗湯藥日夜不離

左右與至任卒先生哀毀骨立權厝公濟水之涯
秋如滎陽舊有別業在滎陽往治裝為旋葬計河內
楊生進道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生泥行三十里水
行十餘里跋涉良苦畧無愠色 冬十一月告遷教
諭公之靈滎陽將扶柩還里以是月二十五日設
奠祝於公曰自尊容奄遺人世九月於茲感時序之
變遷沸五內而興悲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於
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且謹啟
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臨行賈昭楊進道諸人送至
孟津灑淚而別 十二月至覃懷四方吊者甚衆李

大享不遠數千里來陳文原遺其子及孫高二門人
數百里外至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八歲春正月葬教
諭公於南坡塋以齊淑人衬如滎陽省母按先生
繼母許氏不知教諭公娶何時公去滎陽十七年卒
於官踰年春先生既葬畢復來省母堂先未與俱歸
耶明年冬先生展墓赴京不聞將母還家事而茅屋
漏歌則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中州買居宅考述
懷詩有曰祇命湖湘間久載憲府筆一往三年餘及
歸有華髮家室寄中原無產給衣食又曰老妻亦何

為類年苦煎迫上以奉緹姑下以撫兒輩執爨色焦
稿補綴眼昏溢意先生室家自丙午及壬子前寄榮
陽也

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九歲在榮陽 冬十二月戊寅
祭黃高曾祖考妣先生既免喪 朝命屢降將如京
師取道還里以是日拜辭先壙

三年戊申先生四十歲如京師將詣 闕與楊建道
書曰某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人某為
大儒今人某為偉士因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
人無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授以

諸聖賢書始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以夜倦
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達旦未已至於行立飲食
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易其志
積十餘年然後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
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
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本源而恒懼夫邪念以
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因以
中之欲發者發為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有物以
嘗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後先君子命試有司一往即
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

中粗為知讀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
遭值大故哀痛之餘尚惧頑愚荒怠負先君子之大
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釋之但覺意味愈切埋趣
愈深有得於心而不能形於言者此某之自少及長
勤苦既得而猶不敢自己者也過洛陽為房子儀作
楨槐堂記 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
先生至都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會上思振風
紀擢御史既拜官念養不建親作汾陰阡表以揚先
德焉 時三楊當國欲識先生而先生曰某忝糾劾
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覓於班行中曰先生見且不

可得况屈之乎尋差監沅州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
舉古詩此卿多宝王慎莫厭清貧謝之

四年己酉先生四十一歲在沅州元日有詩二章曰
龍尾伏嚴鞭韻徹鳳池班整珮聲清又曰玉節趨朝
應不遠會從鷓鴣紫霄行是春作御史箴集解成并
序以自警又作五友詩序三月一日有思親詩云風
木摧心已四年沅州春日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羣物
天地陽和浹九泉懲忿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
弦光榮不及酬親願俯仰終天涕泫然午日遺懷二
律有曰獨簪白筆叨天寵遠把丹心憶帝鄉未必蠻

中又留滯趨朝只應待秋涼 對雨遣興簡陳侍御

七絕 一曰秋雨通宵盡日鳴 栢臺双沼漲皆平 綠

荷裊裊欹香柄 細看明珠瀉未停 五曰君恰來時

我欲歸 沅江秋雨正霏霏 鷓鴣班若問新消息 為說清

霜滿綉衣 以上諸什中有趨朝不遠之句 發沅州

寄陳侍御二律 又曰駐節沅州整一年 束書今喜遠

朝天 其二曰捲旗沙上簇鷓鴣 戈畫鼓催舟發 掉歌

歸思再瞻黃道近 交情將奈綉衣何 一江烟水澄秋

練 兩岸雲山擁翠螺 欲問清霄別來意 冷猿啼處明

月多 陳侍御即廷斌也 明年春先生為作采思堂

記云再會廷斌於沅州則是秋嘗有朝京師之行故
十月有王尚文之祭不然王事靡盬畏此簡書顧安
問至河南耶 秋八月乙未祭武昌王大惠 冬十
月過河南祭王尚文 按祭侍御文有曰今茲便道
官舡暫停殺雞沽酒以酬茲慕先生為入朝無疑矣
發通州再往湖南有詩云初辭天上雙龍表尚想雲
間五鳳樓壓岸曉霜明憲節到舡寒雨濕貂裘乃朝
迴遠楚作也

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二歲在沅州元夜同陳侍御觀
燈有詩曰萬里歸來自帝朝沅陽今是兩元宵詩從

見月添新興人喜觀燈得俊僚北極星辰垂地遠南
天瘴癘到春消拓臺風致清如許梅蕊頰香入凍醪

夏六月如靖州 二十一日在靖州憲署作拱北

軒記又月夜雜詠五首 秋九月禱雨於沅州 冬

至淑浦有南軒記云辰之淑浦湖北之下邑也余愛

其四山攢拱衆溪經復番旬餘嫌其憲署後堂東屋

蔽昧遂開南壁易以軒積久之障豁然頓開晝則日

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融

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地之為大也因念

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馬耳

死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暗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有不在我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遂書於軒端以啓後之人 十二月在辰州 朔二日先生州署中將且忽念已德不大進緣舊習纏擾未能擺脫自今以往洗心磨刮言動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時五溪山險多虎民苦其暴聞於朝遣將捕之二日而殺虎四將吏稱賀先生曰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鈔利搏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暴而可殺抑孰知有不皮毛爪牙號為靈物而剝人脂膏以自肥者哉彼之暴汝搃戍職也行見悉殄除而民安此則予

職也方將施其方畧以單惠澤將吏之賀可休矣象
皆屏氣促武而去

六年辛亥先生四十三歲在辰元日書曰履端者時
之新也爲學當與時俱新 秋夜忽憶三年前秋夜
之作因賦詩二其二曰獨坐高堂蠟炬紅宛然秋興
昔年同宦情不改來時淡詩思渾如到日濃揚柳影
斜簾外月菱荷香老水邊風莫言白筆南征久羸得
歸囊一物空 冬十月七日夢從二程夫子遊伊川
論紫陽作明道贊曰揚休山立不若中和獨立先生
遂起而記之沅州十二什曰水添沅澧新濤急山洗

黔巫宿障清又曰新晴眼界河空濶萬里青宵羨鳥
飛又曰庭前綠草飛蝴蝶城外清江叫子規又曰幾
見闌干生薜荔旋看烟雨綻芭蕉又曰梅雨來時諸
水漲野雲飛處萬山蒼又曰萬里山連百越遠五溪
漲入九江流以第二章駐節三年語考之疑是年所
作耳

七年壬子先生四十四歲在辰 秋七月繼母許氏
卒先生聞訃哀毀哭泣自辰歸權厝母氏於淺土 按
先生在沅凡三年餘所至多惠政首黜貪墨正風俗
奏罷採金宿蠹沅民大悅日夕精研理學寤寐聖賢

手錄性理大全潛心玩誦夜分乃罷深冬盛寒雪飄
盈几唔呖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燈記之或通宵
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積為讀書
錄尤喜幽探往來洞庭瀟湘間郡邑私肖像而尸祝
之者無數常泛舟武陵宿江上潮音閣徘徊眺詠欣
然覽筆書善法堂三字曉泛舟有詩有碧水寒依岸
蒼林遠護堤之句武陵人即其地置祠以思至今存
焉

八年癸丑先生四十五歲是年秋冬開始歸葬

九年甲寅先生四十六歲在里 秋李文達公賢奉

命察山西旱荒造門叩質所疑先生亟稱之以為
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按先生有復李德原書略
曰前辱書累數百言以道德顯晦見推為念竊惟此
道出於天賦於人全盡於聖賢六經四書周程張朱
之說無非明此而已某自少時有志於是心之所存
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必有違理若一日不能安其身
蓋出於道之所不能已者豈敢僭擬古人而以道學
自居哉閣下與云云使某撫已增愧耳若以是聲號
於人必且見怪見鄙不斥以為狂即笑以為迂矣往
年河汾之會漫語及之以世儒所共談非某所獨見

也而今而後更欲以衆人視某或欲往來講切是道
但當熟讀凡聖賢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
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
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在是矣 冬十月如京師是月
朔二日先生免喪有趙城縣徒作縣治記

十年乙卯先生四十七歲在京師 夏五月二十二
日元孫襟生 按先生娶淑人甯氏有子四長溥次
淳次濬次治述懷詩曰大兒亟假田農作不遺力次
男失學慣游惰無儔匹三子雖孱弱芻牧無休息昌
子最痴小奔走自不識又曰反歸苦告訴數子俱未

室於是先生歸自湖南溥若淳輩俱已長可知也但其寤寐之期衣裳之歲皆無所考僅聞是月二十一日元孫襟生蓋先生家居又數年溥妻暢淳妻張濬妻王當以次于歸獨治最弱小娶孔氏在官山東時耳襟出溥妻暢氏後襟貴溥封刑部江西主事暢氏封安人秋八月復除行雲南道監察御史二十一日既除官越三日始受事有送山西大叅王原之序按先生自戊申官御史五年於茲買宅京師僅容臥榻苦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子淳取車輪為之先生為作車牕記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四十八歲在京師 春大
僕寺丞馬有容致政榮澤馬士賢司訓徽州保寧尚
志訓歸州先生並贈以序 夏四月陞僉事提督山
東學政時有言學政不舉者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
書郭進首薦先生是月二十八日除督學僉事先生
欣然曰此吾事也作祇 命山東及留別趙彬姚克
修院中諸友之什 如山東通津驛有詩六月官船
發潞陽水村烟樹共微茫天門忽已如天上祇見青
山一帶長 至山東首以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致
知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所至先詢行而

後文詞親為剖解告以為人為己之學取人隨材器
或行步或字畫或講誦或詩詞各王之於成數者皆
無不得已使儒衣冠謝其祖乃去之有一生以貧廢
業屢舉不第亟求退學博亦曰宜罷之先生曰生祭
日治何事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諧
能知之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無少
壯賢愚皆感慕先生稱為道學薛夫子焉 秋僉憲
劉士清秩滿如京先生為作序 冬士清補雲南憲
副又序以贈之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東有元宵詩曰竹塋

北面是蒼山古栢風生分外寒又值元宵春一度只
燒紅燭伴清懽嘉祥署中作也 秋九月七日遊靈

岩寺宿寺中有詩曰梵宇深沉夜景遲僧房禪榻果
幽奇竹鳴虛牖風過處霜落寒岩月上時紙帳燭光
團白玉石爐香烟靄青絲紅塵馬首明朝別只恐山
靈解勒移 又秋日靈岩道中有照人霜葉紅於染
拂袖嵐光翠欲流之句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歲在山東 春三月祭司訓賈
昭文略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德音相酬經義與折
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契濶幾年寒暑屢易寧知生死

遜爾來隔道經貴居公已窳窳市酒是沽隻雞是多
奠雖云薄情則孔亟 夏六月如東平東平行臺有
竹翳於惡木命僕莢治嘉植詩以記之 僉憲楊伯
玉妻王氏是年卒為作墓表銘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一歲在山東 春正月祭刑部
侍郎曹弘 閏二月祭友人魏純純家高密宣德二
年三月先生在滎陽聞訃於荆門幕黨厚本至是按
山東因望其里而祭之 三月拜詔於青州有詩云
丹霄快覩鳳啣書春與天恩滿八區不獨山東扶杖
聽還應海內効嵩呼衣冠濟濟風雲際花柳欣欣雨

露餘栢府微臣瞻盛事載馳忠懇戀皇都 時劉忠

敏公為講官留飲先生具論邊將有後日之患至十
四年竟如其言 夏四月考績如京師未發為劉文
謹作歷亭送別序畧曰濟水出大行之王屋伏流數
千里散見於岱麓栢崖渴馬之山至濟南有泉湧出
名曰突泉之流或派而為迴溪駛瀨或匯而為巨浸
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入於海其南多美山層
峯峭立連巒起伏宜與梁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
上諸山角立相望北渚有古亭遺址巋然即杜少陵
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山光水色浮搖激灑

其上下葭蒲荷菱紛披燭耀其周阿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故為古今遊觀者所適今年夏金谿王昌問官山東其尊人友劉文謹與俱來間往遊是亭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眷眷若不能去者已遂戒行取道亭下而去余嘉文謹行千里來無所求獨訪古蹟而適意於山水物象之觀也因序以識別 至京師有送陳御史作歸葬序稱其屢起屢仆勁節古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云 秋九月 詔復職如山東二十九日有思親詩三十年來事舟中忽有思老親遊

官日巴蜀任江時青嶂兩邊合黃猿萬樹垂只今行
海岱忍自受恩私 祭友人王素亭 冬十月至

山東作按察司題名記云嘗觀司馬公記諫院題名
為後世將指其名議其忠詐曲直行可懼者今之選
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論
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係治道之大匪特諫諍一
事而其列名茲石後之人亦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
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瘝其官是其可懼有甚於司
馬公所言者矣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
可不自懼也夫 十一月按部出濟南 十二月朔

至清平有喜雪詩二十韻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二歲在山東 春正月十八日

夜臥夢云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畧於小因而
記之 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有思親詩曰天地無窮
水自流鬢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
濤更泛舟孤藐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闕松楸千思
萬想情何極日送飛雲到故丘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三歲在山東 春謁先師於闕

里為衍聖公彥縉作有化書堂記 有報李文達書

曰屢承手書切磨斯道前年至京極欲面悉紙筆所

不盡未幾又歸去年春王公來承書見示書肯宏博未易了悉謹取三四條奉答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於天具於人心散於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居首然此心非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於道也足下論學首及於此誠得程子教人之要能尋此而進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决不能到乃足下自歎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

大節固當盡而細賦工夫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
動作毫厘小差忽不知墮於為利之域省察至此極
為親切更加以精辨持守之力必能為已而不為人
也為義而不為利也 夏五月奉 勅過諸城賦瑯
琊行中曰我行正值昇平日千里連城萬家邑烽燧
花開火不驚林園妻秀雉爭集茫茫一氣天無私山
川民物皆欣熙三事小臣効精白九重聖主方無為
秋九月如京師 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致政去謂
揚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吾不能進願舉以自
代至是奇薦先生二十三日被 詔赴闕諸生涕泣

遠送徘徊不舍為木主生祝之比至京權蜀王振閣
先生名謬以桑梓之好邀先生為重使致饋先生却
之其僕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得
反却餽耶禍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
辭不受 冬十月陞大理寺少卿 朔二日除右少
卿又二日改除左作大理箴以自警 時振權傾中
外三楊知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雖某薦先生彼亦
素聞名盍同謝之先生毅然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
私室耶後有事議東閣公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為
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多罪實大啣焉有侍郎不悅

先生者亦曰先生泥古不知變通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四歲在京師是年視大理事不
數月辨錦衣衛大獄十餘案 四月念日 上賜紗
先生有詩云理寺承恩詔宮紗被罷光紅醑昇海日
濃染自天香省德知輕重裁衣稱短長童身良自愧
何以報皇唐 五月朔日 賜扇先生有詩曰 勅
賜端陽扇雲箋五色花動搖煩暑退披拂好風斜法
語真堪畏湯銘恐未加身心蒙帝力留與子孫誇扇
兩面所書皆聖賢訓戒之語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五歲在京師 春詔下獄初先

生既却振餽又不一見振與振遇又違衆不為禮振
滋不悅會百戶某實病死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
姪也妻在持妾弗得嫁山教妾誣妻以魘魅殺夫下
御史獄坐死妻誣服莫能白先生察其寃數救解之
調問者八道皆畏振山勢因仍無所平反先生奏下
刑部議郎中潘洪廉得其實寃先生遂劾諸御史官
經訊者都御史王文素恨先生欲以先生媚振而庇
諸侍御乃與指揮馬順交讚振前振大怒嗾諫官劾
先生是古非今妾辨已成大獄下獄擬大臣巧言諫
免暗邀人心罪大辟待決 秋詔棄市尋削籍赦歸

里時復奏將決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愜
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振
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忤振
下錦衣衛獄振使人縛至暗壁中斧鑕暴下支解其
體先生繼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讀易
不輟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鉄漢也及午門會問先
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避文怒
奏先生囚不聽理詔紉於市殺之門人皆惶悞錯
愕晚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是日哭於
厨下振問何為哭對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曰何

以知之僕曰某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王偉亦抗
疏固爭削籍放歸田里時以詩送者尚寶卿朱祚吏
部卽李賢諸人祚詩曰村膠且去隨時飲澗水重來
洗耳聽俗眼任他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賢詩曰
平反不愧張廷尉三黜何妨柳士師已把一身中道
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先生亦有出京詩二律曰孤臣
泣血肯愆尤詔釋羈縲出鳳州滿目山光迎馬首一
鞭歸思繞林丘罷官已是安時命報國空驚不自籌
遙想到家春已暮麥黃蚕老稼盈疇 又曰久知樗
散是匪材幾載超遷歷寺臺松栢每期冬雪茂春花

不逐艷陽開數莖白髮還禁老一寸丹心未覺灰此
日為農歸故里河汾歲晚興悠哉報李大亨詩曰買
車已上山西路結屋還依水北居樂意不忘尋簡帙
生涯祇擬付耕鋤 又步朱尚寶韻留別二首有心
期皎日均能許歌擅陽春我獨聽之句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六歲在里 春遊龍門 秋四
子治妻孔氏亡夫子家孫女也

十年乙丑先生五十七歲在里子治卒先生以詩哭
又為文祭之云予官山東汝姻曲阜孔氏之孫來嫁
寒族新婦鍾慶餘風未沒與女匹孝女德是服云云

按先生寄大亨書有云前歸鄉里喪第四子婦三人孫二人今惟治與孔氏見於詩文餘俱闕如矣考三子濬早卒王氏亦無嗣豈其亡遺際此時耶秋八月十日登南坡賦詩雨霽陟岩堯原風作陣飄日隨青嶂遠心與白雲高野草連崗細家林百尺喬茫茫天宇內倦鳥已安巢是時先生難後已無心仕進矣往故鎮探妹有詩曰千年土地唐風舊一派河流禹蹟間鳥戴夕陽歸遠樹龍攜暮雨過前山之句

十一年丙寅先生五十八歲

十二年丁卯先生五十九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歲又至鎮有詩曰薛子時年六十秋又登蕭寺古鐘樓仰觀翠嶺常臨險遠望黃河不斷流椒染紅顏香滿地柿添黃色艷隴丘人生今古知多少疇不聞風到此遊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一歲在里時家居數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見其面而秦楚吳越間來學者以百數先生拳拳誨以小學以及大學由掃洒應對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明經以求其道不事言語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禹錫徒步來遊

及別先生送之里門謂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
要女歸勉之 秋九月被 詔入京師時 英宗北
狩 恭仁帝權國事臺省上言先生學究性理 詔
起田間九月朔五日驛使到門遂詣 闕冬十月除
大理寺右寺丞先生至京 恭仁帝已正位除右丞
領北門鎖鑰時敵騎薄都城都帥俱欲避其鋒先生
曰敵懸軍深入勢必不久已果遁去朝論取諸王入
議事先生疏擇取其賢者又上講學章曰日見臣下
議經筵緝熙聖學雖允未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
也臣愚謂聖主中興天步維艱正講論為學為治之

不可緩者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凶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除寇亂一時從龍之臣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一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醜虜陸梁禦侮有人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如漢唐草昧之初伏望皇上博選廷臣學術純正持已端方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更代入直視朝之暇召各臣進講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資治通鑑綱目諸書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關

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
人君行何道而治安爲何事而乖亂興夫賞善罰惡
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雖皇
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
亦有益於聖心聖學二新聖德日明於以修治道則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
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
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勩大難宜急行之而
不宜緩焉者也

恭仁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六十二歲在京師
春二月奉 勅如四川雲南督餉 貴州苗叛命將
征之委先生督餉且贊畫軍事先生遺都御史李匡
書曰竊惟蠢茲醜類與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
信以結其心勉而行之大功可立况小寇哉都帥然
其計先生為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然後耀武以懼
之貴州漸平先生復以書答曰昔趙克國討叛羗緩
於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解其黨朱子大書於綱目
以美其績以此知安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為先不
以攻戰為貴也足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垂聲竹帛

天豈遜美於古人耶 夏六月自永安如瀘州偶感
暑瘴寒熱大作數月稍愈 秋九月遊草堂有草堂
記畧曰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墜千
餘年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
以子美工詩而凌誇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
為女子小人蠹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
發其人臣平日戴高位食厚祿號為親信而近壺者
率多頽顛賊庭受其偽職子美一布衣耳亦嘗陷賊
中乃挺然無所污視失節之臣不啻麟鳳之與犬豕
及援賊中赴行在肅宗朝拜為拾遺未幾竟以直言

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夫忠在人心乃
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
為人亦慕其所居之室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存也
時遊者僉都御史李匡大理寺少卿張固監察御
史羅俊并先生為四人按是年作陳復初墓表復初
名原即遺子及門人弔教諭公者也其子銓受學先
生之門

二年辛未先生六十三歲 春二月歸於京師疏請
告許之時督餉事竣還京先生上言番州遠夷但當
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不報數白民力竭矣吾忍重

急之耶上章乞致仕 秋八月 詔復秩戶部侍郎

江淵上言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留內閣以資

啟沃 上可其奏 詔復除大理寺右丞是月八日

受事 冬十二月 詔陞南京大理寺卿

三年壬申先生六十四歲 春二月至南京既抵任

有豪民挾貨殺人獄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

何辜竟抵法又有周氏獄沉寃已久先生雪之其他

多所平反未易悉數 中官袁誠鎮留都氣蔽甚盛

會諸部僚往議事同年都御史張純謂先生曰初見

中貴盍加禮焉先生不應既至誠降階相迎執主人

禮甚謙卑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豈肯為
吾屈耶午日餽扇先生辭曰賜扇乃朝廷之禮不敢
受大監金英以使至及還諸司祖道江上先生不出
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怪
也時刑部尚書張寧少卿廖莊皆以文名相尚見先
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豈敢與之輩行耶
按是年有答閩禹錫書曰某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
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於心不忘耳承諭所學
之正進修之篤敬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
竊惟古人為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

皆不足以動其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
得不為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且求
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足
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渺茫茫若夏
虫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予貢之高識僅悟性天道
於晚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止謂
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淺深之序若不量
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為不足
信矣

四年癸酉先生六十五歲在南京有春望詩曰皇都

又是一年春立馬長堤眺望頗麗日斜明紅杏鳴鵲
烟輕護綠楊津風來野水微生浪雨過天街迥不塵
最愛祥雲呈五色氤氳長是繞楓宸 夏送廖少卿
朝京有詩曰龍江五月發扁舟大理名卿上帝州千
里好山開翠嶂兩堤楊柳蔭清流鳴鑣紫陌思前慶
簪筆黃門憶舊遊若見中朝知已問丹心不改雪盈
頭 又作陸宣公廟記畧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
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
君以格心為先論事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
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

危難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
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籌帷幄再
造唐室公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
余置不論獨稱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
正君行義為本自秦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
所論不過人才政事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
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所以事德宗者有曰一不誠
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
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
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榦凋悴而根抵蹙拔

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中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復豈特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之成與否而高下之也 秋九月調北京大理寺卿 朝廷欲大用先生遣使召還會中官有憚先生者沮之遂除大理卿十月十日視事遣草場

災 上怒欲盡誅典首皆先生辨其寃 蕪松饑民

乞富室粟不與火其屋蹈海避禍太保王文往覈之
以誅叛論籍平民家五百餘來京衆畏文勢莫敢言
先生首抗章爭之文大恨思報先生謂人曰此老倔
強猶昔先生聞而笑曰辨寃獲咎死何媿焉爭益力
臺省因交章繼之竟得請誅渠魁三四人而止

五年甲戌先生六十六歲在京師 春王都憲景暘
引年歸先生贈以序曰君子以而進固有為老而退
亦有為也公自筮仕以來事功顯著進而為有歷歷
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若其德皆足為鄉里小

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節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義自在也 夏鄭侍郎景陽來朝將歸先生贈以序曰南京為國家根本重地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尚重其人况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係皆於秋官是詰是治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培固國家之根本景陽之狂豈不重且大耶 冬贈少師江公時用兼冬官序曰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事功皆以為人臣職分所當為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卓越俊偉之事功去古人不遠矣必

皆以為職分之當為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忘忠
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顯著於當時垂光
於後世者又可量乎哉

六年乙亥先生六十七歲在京師 春二月考績

詔復職在大理寺二年多洗冤抑所平反全活無數
人首錄之成牒者 夏五月疏請告不許是月七日
宿疾作 特遣 御醫調治十四日以老病陳乞不
報 秋九月進階通議大夫

誥贈祖考妣 朔四日 創命封先生通議大夫大

理卿 祖仲義 父教諭公贈如其職 祖母齊

母齊氏贈淑人 妻甯氏封淑人

七年丙子先生六十八歲在京師 冬送蕭都憲以
序畧曰古大臣之去雖在猷猷之中江湖之遠未嘗
一日忘乎忠國愛君之心蕭公既任重職荷朝廷之
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臣自期雖養立園其必
旦夕拳拳戀慕闕廷為心以思濟生民為念不可以
山水之佳為可樂退休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於斯
世也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先生六十九歲在京師 春正
月甲申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是

月十七日壬午 英宗復辟先生為衆望所歸擢居
是職李文達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外
官驟進誠意未孚但當積誠以動之一日 召入便
殿 上褰衣冠御先生拱立不入 上遽易服乃進
見語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竊聽之曰此正薛
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
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正非聖賢之學也 中官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專恣
無忌曹用事同列約相賀先生獨不往亨與徐有貞
誣于肅愍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凌遲死二十二

日丁亥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
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憤然
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上召諸臣會議諸臣皆默
然獨先生曰陛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
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有貞爭曰若不置謙
等於死今日之事為何名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
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即有去志後有貞封
武功伯許彬草誥詞有曰治水東即續禹成功先生
曰凝人必於其倫彼何人而凝之禹也及有貞敗劉
廣衡劾有貞自謂治水希踪神禹無人臣禮當斬衆

以先生為知言云 二月典會試天下貢士得士黎
淳等三百人錄成先生為首序畧曰切惟為治莫先
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
已性復則明體達用負經濟之任釐百司之務焉往
而不得其常有同考官謂先生曰正學復性數字久
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
字而已 夏五月陞禮部左侍郎直內閣是月進李
賢吏部尚書許彬暨先生皆禮部左侍郎徐有貞為
首相欲立功名自異漸貳於石亨朝退三人謂都御
史耿九疇曰上不悅亨所為盍令諸御史劾之先生

愀然謂曰易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此何說也既而嘆曰競端從此起矣後果以此敗一日將入閣有達官樞同列衣以踰闔先生曰昔有拂鬢參政今有摠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名氏坐閣內同列偶他去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對曰遣往謁中貴某耳比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又曰狐趙狗媚吾深恥之六月三上疏請告許之是年三月先生舊患右背風疾至是作延醫治之良久乃愈五月七日復作幾二旬稍瘥六月三日疾轉劇速決意求去又上自即位

日接見先生禮遇優渥後漸踈間上議求獅子於
南蕃先生諫不可不聽石亨放諸守關軍歸以示私
恩先生以為言於上重違亨意別遣卒戍之至是或
數日不召見先生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
盍去諸同列曰上或有事耳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
寧俟終日耶即以疾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問疾因
曰如即不留我為先生請勅書即家塾以訓子弟
且資先生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之勅
書魯齋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之乃勅書也
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乎亨嘆息而去是

月十日上章不報十一日再上十三日三上至二十
一日始得旨三日即發至直沽道中風雨大作舟不
能行糗糧俱乏日終猶未食先生方賦詩吟嘯不輟
于淳愠見出怨言先生以杖擊之曰我身雖困而道
則亨也舟中賦詩七律有曰但想溪山行好處不妨
園圃到時荒又曰欣戚情懷渾索寞升沉聲譽總悠
然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 初先生行
岳文肅正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太露殊
足害事未幾正中曹石飛語遭斥逐以去 上頗語
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胆正追憶先生嘆曰正先

華之罪人也

二年戊寅先生七十歲在里自是家居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拳拳以復性教人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問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故先生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中公執政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一日閻禹錫問文達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熟只少立於義有些富貴氣象或問閻禹錫

白良輔何如先生曰洛陽以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又問近時人稱揚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寧州守修廟學成司訓甯鐸使人走千里餘求為記先生因告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才養賢才必本於崇聖道故為師者當以道教人為生徒者當以道治己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於用斯道之遷無往不被庶幾有補於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矣

三年己卯先生七十一歲在里先生既返初服玩心

高明研究天人之奧，闢發性命之微，著為《讀書續錄》。有報閩禹錫書曰：承諭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撥其精實者題曰《晦庵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觀。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余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詞，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秋八月元孫襟舉鄉試，襟天性穎異，才思不凡。少時詣禹門先生，囑

曰到彼有某碑記為我寫來至則縱遊終日輒忘懷
矣歸中途忽記祖囑之言急回則燈火絕襪以手抹
其字迹記懷一字不錯嘗有詩云帝錫傳觴酒興賒
羣仙奔奪廣寒花三年一放紅如錦讓
我東南第一
槎至是登鄉試榜先生為大寧縣作廟學記

四年庚辰先生七十二歲在里春作濟南府舜廟
碑記門人楊潤為涇陽教諭作重慶堂迎其大父
書來求記先生進之以三樂言俯仰不能無忤愧教
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有弗能也

五年辛巳先生七十三歲在里是年作泰山廟碑記

六年壬午先生七十四歲在里為門人李景作一樂堂記因并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警而自廣焉冬十一月定興李文英過河汾謁先生為其二子作雙桂堂記勉以兄弟篤於知行之學勤修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云

七年癸未先生七十五歲在里作安邑夫子廟碑及處士楊禮墓表秋八月元孫祺登進士是年二月會試棘闈災焚死者千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襪齎力過人升墻援引救活甚衆八月再試取吳鉞等二百四十七人襪與焉

八年甲申先生七十六歲在里 夏六月十五日先生卒先生平日削所奏 疏藁皆不存是日忽檢舊書及讀書二錄詩文諸集束置案上衣冠危坐為詩曰土坑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窻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通字之透未竟悠然而逝適恭雷震屋白氣上升薄天 有司以聞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公遣官諭祭 命有司治葬焉 按先生卒其知故門人以銘狀詩詞憑而弔之者數十百人後學景慕信從以刻章表請尸而祝之者又數十百人歷憲孝世武四廟垂百餘年而從祀之議始定

今其文詞存亡州半而有當於先生者居多李文達
賢曰公之學踐履篤實以聖賢為師辭受取與必揆
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出處大節
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彭文憲時曰心契乎
性命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險夷一
節此其所以有大異乎今人而無媿乎往哲也周宣
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語言文字之為工道歸皇
極而真積躬行允蹈之是崇丘陵曰先生德負仁義
中正才出文粹精華道學可以接响乎伊洛文章可
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宇內澄清掌大理而扶正

抑和春官典禮惟寅惟清內閣秉政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仰其德而服其公既明且哲致仕全節士大夫莫不羨其進以禮而退以義誠意流中之勇退吾道中之一人雷林曰在柱下史而復性正學見於柱下史在外臺而復性正學見於外臺在大理而復性正學見於大理在內閣而復性正學見於內閣何其知之明守之固而行之果也張九功曰先生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也楊廉曰先生學識純明操守完固聞講性理諸書即一意於宋儒

之學微詞與義靡不精究修己教人惓惓以復性為務國朝以前知經學古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先生一人而已許文簡纘曰先生天資高明學識醇正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無以移其志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儒也呂文簡柵曰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孟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喬莊簡字曰先生幼而壯壯而老無一事不求合於義或曰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身不變有儒者之實而弗獲預祀非

缺典與予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
定於十年百年之後者要其極秉懿好德之公烏能
已哉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
漸舉行先生之從祀忍終不可廢者矣張鼎曰先生
剛方正大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身
心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
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
嘗釋手嘗瞑目端坐思嘗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
蓋已至於樂地矣揚瞻曰先生反躬好古真知實踐
以誠敬為入門以復性為實地尚維持曰先生生而

神異立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為瞻炙人口讀書
諸錄今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為布帛菽粟之
文性理正脉守車輪戶牖之志孔氏家法雖非七十
子諸賢之親炙而默契乎道體者為多雖無漢唐宋
諸儒之註疏而體驗乎身心者為尤大獨從祀之說
屢經奏議旋復中止大率以著述火之不知雕虫之
技徒侮聖經采儒胡瑗亦無著述元之許衡所著何
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不在乎言語文字
之末否則太玄楊雄新經王安石又可攘背孔子之
庭矣閔禹錫曰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不明戰國時各

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
孟子既沒而仁義又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
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有宋五星聚奎真
儒輩出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宋末文弊一極乃有叛
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
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元末
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惧其末流遠而本源晦敬
錄性理大全晝夜讀書不輟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
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
白良輔曰太極之實不過仁義中正而已欲知先生

當觀之於太極可也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榛李昶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王復曰先生人品莊嚴鬚甚修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和念屏伏姚謨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王同祖曰真知實踐不事矯飾其立朝大節尤為俊偉利害不易始終不二趙時春曰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從聖人之祀於理為當謝火南曰我國家真儒宜以先生為第一箇模曰

自先生出道學日益明儒風日益振大明之理可幾而興唐順之曰我朝理學彬彬然盛矣然事定功成之後卓然有道德性命之歸者先生實倡之呂文懿原詩曰復性每懷顏氏樂乞身已勝卜商癯林厚曰學講河汾開後進道宗汧洛繼前修陳銓曰身係斯文山岳重心涵義理海天寬何東序曰背汾水面孤山自古鍾英第一心子夏口文中於今鼎立為三純佑皇明名世其間元五百羽翼聖教及門之士約三千高瞻曰性初元善遠從學古証今保合天命有生後易教精微直乾耳聞日觀悟徹羲皇未畫前學

宗洙泗宗儒後繼往開來惟有讀書二錄道著河汾
古籍中聖經賢傳不遺復性一言仰止經年薄采蘋
繁充俎豆私淑有日祇將誠信拜門墻

弘治十年 朝命致祭曰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介
死生不二出處無疵名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宜稱祀
用致優崇茲惟仲春式陳常薦公靈如在尚克享之
隆慶五年秋九月七日會議從祀又二日 制可祭
告 先師

繼

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二十九日皇上遣國子監

祭酒馬自強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篤志聖賢潛
心理義嘉言善行模範後人理宜從祀爰命有司具
主附於前代先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
鑒歆謹告

薛文清公年譜終